

我心中烙印了一處被封鎖起來了的地方，我不敢偷偷往裏面窺探一眼，怕情緒山崩海嘯般襲捲而來，卻也如同瘋長的枝芽，時常令我魂牽夢繞。

我終於又回到了這個小鎮，自從爺爺走後，我再也不敢踏足這片地帶，而我此行無目的，只為解相思。

我搭著頭，坐在車裏，看著小鎮的車水馬龍和高樓大廈，我似乎與小鎮成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，曾經坐在爺爺的自行車後座，在小鎮裏穿梭，看到有五層樓高都會開心地左搖右晃的小男孩，如今望著等待紅綠燈的車流和連綿的高樓，內心的驚詫油然而生。這次舊地重遊，似乎不是在重遊舊地，而是在旅遊新城。

還美等我恍過神，司機一聲：「小弟，到了！」把我拉回了現實。圍牆包圍著到兩棟樓交相映入眼簾，偏灰色的磁磚純樸而又不顯得平庸，無時無刻都開著的大門歡迎所有人，這是我家，沒錯！我搬下行李走進了大門。爺爺立即走了上來，說：「我都在門口等你好久啦，我想去小陣口裏接你，你爸非不讓。」接過我手中的行李就自顧自地說。

可等我再次望向他卻發現，這是愈加滄桑的父親。走進房子後大家都問我上學生活累不累，可再沒有一雙手遞過糖給我。我快速地走馬觀花式走了一遍整個屋子，沒什麼變化，無非就是家具換新的了，正當我走進了書房，發現裏面不再有濃郁的書香撲鼻而來，架子上的書零零落落，蜘蛛網在書上安家建路。一副尚像赫然奪目，爺爺依舊齜著個大牙樂呵呵地望著我。

小時候，我和爺爺相處待的最多便是書房，每當他教我成語亦或古詩文時，我總會無厘頭地冒出幾句為它們張冠李戴，他卻總能在擺得整齊且滿當當書架上精確地找出出處，引經據典地解釋給我聽，我沒見過他耳朵耷拉的样子，他的表情系統中似乎只有笑，他總是耐心地回答我的每個問題。當我為失去之物感到難過時，他會以「悟已往之不諫，知來者之可追」，勸勉我重新振作；當我跟好朋友爭執不肯低頭時，他則會以「欲買桂花同載酒，終不似少年遊」，勸我珍惜與友人相伴的光陰。

爺爺走後，特意叫爸爸把祠位放在書房裏，我趴在窗台上，陽光刺眼，長風吹過，樹影搖晃，心中的那處封印不再緊閉，對爺爺的追憶也不再執著。

書的香氣取而代之的是氤氳的丁香花味，故地重遊就像是刻舟求劍，我放下了對過去的執念，刻下了「悟已往之不諫，知來者之可追」的新的烙印。

我默默地為爺爺的遺相插上了三柱香，然後轉身輕輕地關上了房門，重新回到了車水馬龍之中……